

西
沔
外
集

西匯外集

西滬外集卷第七

門人

新津童械
成都宋寶械
眉州劉鴻典
男茲蠟
校刊

紉書補

天地萬物皆虛惟理最實

道理妙處多在平易處

任是千變萬化千奇萬異畢竟落在平易處歇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祇在存心著古
尋思千能萬巧都不濟事祇無欲是高處

少欲覺身輕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簡者非厭煩而求簡也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

理會得簡之一字自家身心天地萬物天下萬事盡之矣一粒金丹不載多藥一分銀魂不攜重幣

胸次須有一段幽深元遠之意這幽深元遠都從沈靜專一中來自非專一之至沈靜之極斷不到這地位

造化之精性天之妙惟靜觀者知之靜養者契之難與紛擾者道惟止水能見星月才動便光芒錯雜矣悲夫紛擾者

昏昏以終身而一無所見也

滋味惟聖賢嘗得出及當熱鬧時亦祇以閒淡心應之天下
萬事萬物之理都是閒淡處得來熱鬧處使用是故動者
靜之母道非淡不入非靜不進非冷不凝
學者祇多欣喜心便不是載道之器

一切法以愛故壞以舍故在

心者主也形者奴也欲者寇也勞心以養形主奉奴也恣形
而徇欲奴玩寇也耽欲而梏心寇戕主也

殺身者不是刀劍不是寇仇乃是自家心殺了自家

先收放心心地清明然後五官百骸得爲我用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心常泰然

耳目聞見爲外賊情欲意識爲內賊祇是主人翁惺惺不昧
賊自不能乘虛而入

愛生於欲怒生於惡情雖有七治情者亦治其欲惡而已

方寸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升沈榮辱生死之念闌
入其中更有安心一法無益事決不做占便宜事決不做
費力挽回事決不做

揚湯止沸不如息薪制心戢慮不如簡緣

謹言慎動省事清心與人無求與世無礙是小跳脫
人事者事由人生也清心省事豈不在人

是緊要事自不能不認真若不關緊要認真何爲

事已往不追最妙處事了不形於言尤妙

風敲疎竹風息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盡而潭不留影故
君子事至而心現事過而心沈

天下事斷非意料所能及費心思何用惟順理而行置成敗
得失於意外可也

萬象皆能奪人之神惟儉足以禦之

精神有限故嗜欲要節制言語要簡默凡事要收斂精神不
漏則作用有力每見花果霜雪凋零惟存枯幹何等冷落
然其真氣歸根到春來枝枝葉葉發生無已惟韜藏乃能
發生

萬病之毒皆生於濃以一味藥解之曰淡
智者求拙求少求下求後求遲

人之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才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
天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

萬物皆能昏人是人皆有所昏有所不見爲不見者所昏有

所見爲見者所昏惟一無所見而無所不見者不昏不昏
然後能見一身能見天下

見前面之千里不如見背面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
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

學者要天機清澈胸次玲瓏觸物皆有會心處

祇隔一絲便算不得透徹之悟須是入筋肉沁骨髓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輕快才有一些他意便沈重了徹
骨徹髓實見得超然於一身之外乃可

天地間惟無無累有卽有累有身則身爲我累有物則物爲

我累惟至人則有我而無我有物而無物此身如在太虛
中何累之有物我兩化化則何有何無何非有何非無故
二氏逃有聖人善處有

燕居獨處汨汨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理沒會軼軼然臨緊
上弦俴然志得意滿揚揚然困窮拂鬱戚戚然是皆不
學之故

得意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無事便思有雜念
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則所養
可知矣

有生則不能無形有形則不能無累故物色之際相及而不
停憂患之來有迷而無已

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遣久之則
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

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
也故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不爲物累之心

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思其害

好船者溺好騎者墜故人各以所好爲禍

宵征緣崖不覺落瞽者吹鐙不覺著失慮奄及亦復如是

有病酒者召醫視之至則謝弗治曰是受之深發之猝晚矣
不可爲矣夫酒病非病也及其病越人不能治也世無不
可治之病而病有不可爲之時蓋玩於微積於漸是以受
之深發之猝也悲夫

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礪者其
爲大不祥

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蘭以火而香亦以火而滅膏以火而明亦以火而竭礪以火
而聲亦以火而洩陰者所以存也陽者所以亡也世知礪

者之爲足是謂萬年之燭

蝸以涎見覓蟬以聲見黏螢以光見獲故愛身者不貴赫赫
之名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

坐對明鐙不可以見暗而暗中人見對鐙人甚悉是以君子

貴處幽

祇可潛修默進不可求人知

世態炎涼古今一轍但宜靜拭冷眼不可輕動剛腸

世情當出不當入世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

進

世無無事之人卽無盡如己意之事物拂亂是磨鍊氣性處亦卽考驗學力處

衝繁地頑鈍人紛難事遲滯期拂逆時此中正好養心若憤激決裂悔不可言耐得過時有無窮受用

忍之一字天下之至寶也凡遇難堪之事才動念便忍若如馬欲逸隨手勒回則省事多矣但忍中有真丹又是箇和字人視爲驟雨狂風我見爲天清日朗人視爲怒濤駭浪我見爲水淨沙平

利刃斫木絲迅礮擊風幡必無害矣

大車滿載蠅蚋千萬集焉其去其來無加於重輕也

規模先要箇濶大意思先要箇安閒褊急二字處世之大戒也

去殺機養喜神到得方寸中生意盎然無在非太和之氣則人也侔乎天矣

舉世都是箇我心去了這我心便四通八達六合無一些界限

萬物一體萬境一轍世人迷真逐妄乃於坦途上自設一坎
坳空洞中自築一藩籬可慨也夫

世人終日營營精神困憊夜間睡去一點靈明又爲後天濁氣所掩便做箇夢也胡亂安得復有澄清之時

善人無邪夢祇到夢境都在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多工夫許大造詣

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意不敢妄想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一日一瞬一歲一息一生一夢天地驅日月日月驅春秋春秋驅生人願乃悠悠忽忽空生徒死豈不惜哉孔貴朝聞孟嚴晝梏亟完其天勿役於物

德不怕難積祇怕易累千日之積不勝一日之累是故君子
慎所以累者

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滅而不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
性必慎漸染之由

不可以虛見爲得手須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竊發

水寒極則結爲冰而至柔者堅矣金熱極則融爲汁而至堅
者柔矣以是知進德修業不到極處不能變化

方術家之修煉有得者袒裼可以臥冰雪盛暑可以衣裘褐
君子有得於道又焉往而不裕如哉外若可撓者必內無